

活着的尊严感——论《推拿》中底层人物的生存诉求

毕燃

(四川成都武警警官学院基础部 四川 成都 610213)

摘要：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以盲人推拿师为描写对象，将一个完整、新奇而真实的盲人世界展现在读者面前。作者以平等的叙述视角，深入盲人推拿师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从他们对物质和精神的追求与“残疾人”和“健全人”的平等关系角度探讨其对生存的诉求。
关键词：底层；尊严；平等；诉求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底层”包括：生活处于贫困状况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¹这类人员，被称为弱势群体。残疾人因身体上的缺陷，导致他们生活、生产能力低下，掌握的社会资源匮乏，绝大部分残疾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被称为“边缘人”。

毕飞宇因长期写作患上颈椎病，常到盲人按摩店治疗，时间长了，他与盲人成了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他发现盲人总是自嘲，以乐观的心态面对身体的缺陷。之后，他与盲人的交往不再拘束，甚至“几乎可以拿他们的眼睛开玩笑”。在与盲人的交往中，毕飞宇看到了他们的不幸，但也观察到他们对幸福生活充满希望，依然能够自尊、自爱、自强。毕飞宇高度肯定了他们对尊严的维护：“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还有一群人、一类人在讲究尊严的话，那一群人、一类人是残疾人。”

《推拿》中盲人生活状况书写是作者对真实生活的执着，是对生活真相的挖掘。毕飞宇力图通过作品中人物的生存背景、生活状态、心理活动和命运沉浮来揭示生活的真相。²

一、底层人物的物质与精神追求

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从低级到高级可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生理需求是需求等级里最基础、最基本的需求，在满足了生理上的基本需求之后，紧接着就是安全的需求。小说中毕飞宇将盲人作为代表映射出社会中大部分底层人物的生活。小说中，盲人们的安全感低，安全需求得不到保证。由于比正常人少了一双眼睛，因而交流时常有一种被“看穿”的感觉。眼睛上的缺陷，致使生活诸多不便，走路时小心翼翼，拿东西时谨小慎微，许多时候还需要正常人的辅助才能做到某些事情。这种无安全感使他们更加地惊慌、无比地煎熬，他们只能渴求于在物质和精神上得到更多，以这种方式消除恐惧，使自己得到一份安心。缺钱，那就努力工作赚钱；缺爱，那就追求爱情。物质，再现实一点的说法就是钱财，“有钱能使鬼推磨”已经烂熟于心，底层的人们为了得到更多的物质，自然会拼命赚钱，而能力的不足他们取得物质的方法低效，诸如拾荒者、农民工、以及更多的体力劳动者。其中一些心智不坚定者在被生活压迫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甚至会做出违背法纪的事，比如偷盗、抢劫等等。

古语有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苦的环境往往能激发人内心潜藏的能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毅力、勤俭、自强等精神品质。艰苦的环境使他们更想在精神上提高自己，如小说中的沙复明，眼盲带来的痛苦驱使他夜以继日地读书学习，渴求通过增长学识证明自己不“瞎”。除了学习，对爱情的追求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处于社会的边缘，他们极少接触社会上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加之精神世界的空虚，他们追求的爱情不同于以物质为基础的爱情，大多有着理想主义的色彩，更加体现在“真爱”上。盲人情侣们在一起通常都是手牵着手或者彼此拥抱。以无声的肢体语言感受彼此的存在、感受彼此的爱。这种爱是建立在陪伴之上，建立在相濡以沫之上。逆境之中爱人们相互扶持，共同走过种种难关，这样的爱情更坚固，更真实。

二、“残疾人”与“健全人”的平等关系

平等是指社会主体在社会关系、社会生活中处于同等的地位，具有相同的发展机会，享有同等的权利。当代文坛批评家认为：“底层文学”仅仅是一种“道德化的文学立场”，许多作家在表达底层苦难时，仅仅描述了大量的苦难细节，但阅读后人们却不能从中获得对人性的了解。而且人物性格也是扁平的，不见温暖，不见尊严，一律大苦大悲，凄迷绝望。”

“自食其力”是小说中的高频词，它是“健全人”对“残疾人”提出的要求，这个要求从一开始就是带着上位者的优越感，“仿佛只有残疾人才需要自食其力”。为了不连累他人，不连累社会，残疾人就必须做到“自食其力”，以此来“报答社会”。这种主观的、片面的要求是所谓的“健全人”的想法，殊不知这种要求在残疾人的眼里就是对他们尊严的侮辱。

小说中，都红人生的转折点源于一场慈善演出，这场演出使她失去了尊严，放弃了音乐。慈善事业是人们自愿地奉献爱心与援助的行为和从事扶弱济贫的社会事业。小说中，毕飞宇从慈善的受体出发，以弱势群体的视角展现出来的慈善与读者认识的慈善出现了较大的偏差。作为慈善的发起者，有没有真正考虑过被帮助者的需求？有没有关心过他们的精神世界？慈善的目的是帮助还是作秀？一系列的问题萦绕读者脑中。慈善晚会上，主持人毫不顾及都红的感受，“声情并茂”地介绍这个“可怜人”。所有人都认为这是盲人女孩在接受了社会的援助之后对社会的感恩，而不是一个热爱音乐的女孩的一次单纯的表演。从内心深处来讲，残疾人也想要过正常人的生活，他们渴望健全人以平等的目光来看待他们，而不是施舍。

毕飞宇曾说：“有人问我，是不是对残疾人有怜悯的态度不好？我说，怜悯和同情不只是健全人对残疾人所应该抱有的态度，任何人与人之间都该有怜悯和同情，关键是如何表达这种情感。和残疾人打交道，最重要的是要体谅他们的尊严感。”怜悯是人类一种美好的情感和品德，但如何处理怜悯和尊严的关系，如何在帮助他人的同时维护其尊严，这是值得全社会深思的问题。

《推拿》是毕飞宇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部长篇小说。对尊严的重视是毕飞宇一贯的风格，并在小说中得以放大和升华，盲人坚定且强大的自尊精神使人在感叹中反思。通过作者浓墨重彩的描写，盲人世界不再黑暗，底层的他们也不再容易被公众忽略。

参考文献

- [1] 毕飞宇.推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249.
 - [2] 李斌.荡气回肠的人格尊严——毕飞宇的小说《推拿》论析[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03)：60-64.
 - [3] 五大社会等级 十大社会阶层[J].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2002(01)：39.
 - [4] 梁平.生活真相与普世价值——毕飞宇推拿的两个文学穴位[J].小说评论，2012(01)：161-166.
- 作者简介：毕燃（1987-），女，汉族，四川成都，武警警官学院基础部应用写作教研室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当代文学。